

梁
木·著

烽火少年

大
焰
师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梁木，原名孙家栋，湖南沅陵二酉人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苗族，中共党员。1996年大学毕业后即入浏阳，现在浏阳市某行政单位工作。业余时间致力于花炮文化的整理、发掘和传播，2001年发表第一部描写花炮始祖李畋的小说《绝响》，《大焰师》是其潜心十余年后又一部花炮文化小说。

梁
木·著

大师

烽火少年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焰师：烽火少年 / 梁木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404-6419-6

I. ①大…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0576号

○-----

大焰师：烽火少年

○-----

作者：梁木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陈新文 罗行

封面设计：Amber Desiganghg 琥珀视觉

正文设计：宋归湘

责任校对：肖莉波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制：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5

字数：540,000

印数：1-6, 500

书号：ISBN 978-7-5404-6419-6

定价：4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第二故乡——“中国花炮之乡”浏阳
并以此卷问世，纪念
浏阳花炮
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十周年！

——作者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大焰师》是一部以展现火药传承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小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产生于数千年前为求长生不老之药的炼丹术，继而逐渐用于医药、狩猎和民俗文化。随着民间广泛使用，功效和威力也大大增强，终于在唐朝末年被应用于军事技术，从此，战争中真正的火药武器诞生了，而且逐渐成为主导战场胜负的利器。

故事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由乱而治的五代十国末期。这个诸侯割据、天下纷争、民不聊生的烽火时代，正是我国军事史上冷兵器向热武器发展过渡的关键期，火药特别是威力巨大的新型火药成为诸侯各国提升军队实力的核心技术。而作为天下“爆竹金三角”之一的浏阳瑶池，是当时爆竹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方，被业界誉为“爆都”。统领瑶池爆业的李氏族人，是“爆竹老爷”李畋先师的后人。他们拥有当时品类最多、威力最大、做工也最精良的火药和火药秘方。谁获得了瑶池李氏绝密的火药配方，谁就能制造出独霸天下的炮火武器并建立起用它们装备的军队，谁就将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场雄狮。秘密争夺瑶池秘方，也自然而然成为各国间你死我活的特殊较量。这，就给整个瑶池李氏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本卷《烽火少年》是长篇小说《大焰师》的第一部。小说描写瑶池李氏天才少年、火药神童李云博，察事入微，感知李氏即将大祸临头，为保全家族而想方设法、不遗余力。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应邀参加楚王望江阁夜宴，即席赋诗一鸣惊人，得到楚王赏识和陈太后信任并委以重任，继而秘密入唐，大闹洪袁，使得南唐惊天阴谋大白天下，暂时解除了楚国外患。但面对每况日下的楚国内政，虽然竭尽全力、四处奔走，却屡屡碰壁，特别是在兄弟争国、平息内乱问题上为奸小构害而功亏一篑，自己和部属也随之陷入绝境……

目 录



第一章 爆都盛会 /001

- 一、爆竹节来了很多陌生人 /001
- 二、政事堂议事，郎舅各执一词 /005
- 三、楚王特使贺喜寿诞大典 /008
- 四、东峰界上的狩猎人 /015
- 五、宰生炮火飞出个惊天花焰 /019
- 六、瑶池古道，惊现黑衣剑队 /023

第二章 潜流暗涌 /027

- 一、杯弓蛇影，大少爷爆竹驱邪 /027
- 二、刘侍郎瑶池许婚 /030
- 三、祭祀大典上，突然大雨倾盆 /033
- 四、大帐布防，少年初露锋芒 /039
- 五、繁荣的集市上异象丛生 /044
- 六、始祖墓前的篝火狂欢 /049

第三章 瑶池阴霾 /054

- 一、李氏祖孙的不眠之夜 /054
- 二、雾锁瑶池，南竹山论事品人 /058
- 三、从石霜寺里来的云游僧 /062
- 四、西门府第里的偶然发现 /066
- 五、猎神刀会上，李云浩意外失手 /070
- 六、火药坊里的不速之客 /075
- 七、仙缘居里，义结金兰畅叙别后离情 /080
- 八、药因道长做了最坏打算 /084
- 九、不寻常的家族聚议 /090

第四章 浏阳河畔 /094

- 一、千年古城边，桅悬帆张整装待发 /094
- 二、寻常夜宴，少男少女一见倾心 /099
- 三、丧妻数年，李都头突然心潮涌动 /105
- 四、爆竹商行李掌柜神秘失踪 /108
- 五、升冲观里怪事连连 /114
- 六、隐相台上，琴声悠扬 /121

第五章 马楚长沙 /127

- 一、九曲浏水入湘江 /127
- 二、夜泊东门话家常 /132
- 三、心力交悴的老臣 /135
- 四、战乱让不期而遇的爱蒙上阴影 /140
- 五、围猎岳麓山，王旗猎猎 /144
- 六、公主麓苑问卦姻缘 /149
- 七、李统领交上了桃花运 /152

第六章 谋国老臣 /158

- 一、孤注一掷的存楚密谋 /158
- 二、一瞬之间，亲家俩反目成仇 /161
- 三、闻得惊变，星夜飞驰入王都 /164
- 四、少年的起死回生之术 /169
- 五、突然间，怀春侠女涕泪涟涟 /174
- 六、望江阁上醉意浓 /178
- 七、朝堂议政，楚王依然漫不经心 /184

第七章 国难当头 /189

- 一、会春园里，陈太后问计小诸葛 /189
- 二、胸怀图存志，求教朝野贤 /192
- 三、岳麓山煮茶论佛 /196
- 四、橘子洲头，天策龙舟大显神威 /201
- 五、乱世情仇却造就一段恩爱奇缘 /205
- 六、水乱长沙，新晋学士名动朝野 /209

七、临危受命，秘密执掌湘水台 /212

八、紫金密使终于有了最佳人选 /216

第八章 特殊使命 /222

一、陈太后的第一道密杀令 /222

二、新长老现身湘水台地宫 /227

三、姐妹相逢，欣喜还是尴尬 /232

四、瞿家寨前的夜半三更 /237

五、万载城连夜分兵 /241

第九章 惊天阴谋 /246

一、萍乡县城，俨然一座炮火作坊 /246

二、领赏炮火营，险象环生 /251

三、萍乡脱险，惊得一身冷汗 /254

四、无妄执事的重大发现 /257

五、避实就虚，宿营大屏山 /263

六、若边和尚大摇大摆进了袁州大营 /268

第十章 智闹洪袁 /273

一、乔装改扮，深夜造访主帅大帐 /273

二、滕王阁上，众少年激扬文字 /277

三、南唐皇帝并未巡幸洪州城 /281

四、洪州郊外，定下归途大计 /287

五、一箭双雕的救人之策 /291

六、上栗集市的李家人 /296

第十一章 载誉归途 /301

一、脱险掌柜喜极而泣 /301

二、醴陵大营里的雷霆之怒 /305

三、瑶池李氏的双喜临门 /311

四、初见未来公婆，侯门千金进退维谷 /317

五、空前绝后的李府夜宴 /322

六、面对内奸外敌，密授疑兵机宜 /326

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330

- 一、会春园进献平乱之策 /330
- 二、马球场强谏，楚王勃然大怒 /335
- 三、燕雀朝堂，家国必生祸殃 /339
- 四、十里长亭，张少敌再度预言 /345
- 五、陈太后的临终遗命 /349
- 六、盛怒之下，马希萼居然称藩南唐 /354
- 七、刘司马兵败讨朗途中 /359

第十三章 隔江对峙 /364

- 一、橘子洲尾，天才拆解天才 /364
- 二、大军压境，湘水台夹在中间 /369
- 三、北津水营内，夜会许可琼 /373
- 四、楚王屈驾造访湘水台 /377
- 五、李秀才遇到朗州兵 /384
- 六、无计可施，楚王请来了神祇护驾 /389

第十四章 碧湘宫难 /393

- 一、雪国长沙，凌晨升起红彤火焰 /393
- 二、太后遗命密诏蹊跷重现 /398
- 三、谣言四起，湘水台陷入绝境 /405
- 四、驸马爷喋血碧湘宫 /408
- 五、复仇之火让人丧心病狂 /411
- 六、读心疗疾，台老夫人劫后重生 /414
- 七、不寻常的年关 /418
- 八、鸡鸣能啼醒这春寒冷夜吗？ /422



一、爆竹节来了很多陌生人

五代后汉乾祐三年（公元 950 年）夏四月十八辛亥日，南方楚国东陲的边贸古邑瑶池，迎来了“爆竹老爷”李畋先师的三百四十九岁诞辰。按照当地“男进女满、逢九整生”的习俗，这一年，便是李畋先师三百五十周年整生大诞。而从四月十八开始的这两天，也是这里两年一度的“爆竹节”。

爆竹节是这个地方最热闹的日子。按照传统，方圆数百里的李氏族裔和爆竹作坊的各姓子弟，还有从事爆竹买卖的各地客商，都要汇聚在天下最大的爆竹产区——“爆都”瑶池的中心大瑶集市，举行祭祖仪式和庆典盛会。而龙狮竞武，篝火狂欢，燃放爆竹，比试各种新的炮火和其他火药制品，将会点燃瑶池人心中璀璨的幸福和火辣的乡情。由于是五十年一遇的整生大诞，今年的节日盛会便不同寻常，不仅节会时间增加了一天，而且规模也将超过以前任何一年，各项庆祝活动更加精彩纷呈。当然，在举族狂欢的同时，看样订货和进行各种爆业贸易，仍然是节会的主题内容。

瑶池乡司李庆吉已经年过花甲，发须半白，面目清癯，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作为李氏乡里的嫡长传人和家族总执事，他为筹备这次盛会已经殚精竭虑半年多了。他多次召集族内外知名长老和瑶池各里里正商议，听取乡邻族人建言，研究祭祀礼仪，确定活动策案，并根据多方意见翻修了猎神祠，扩建了欢乐谷的始祖墓园。他亲任祭主，请回了云游四海年近八旬的三叔父、升冲观药因道长李丰诀为祭宗，分派族界名流和乡邑要员为礼、书、食、宿、卫等诸执事，带领大家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各项事宜密鼓紧锣、忙而不紊，到三月十八祭祖帖快马驰送各地之后，已经万事俱备，只等这一天到来的东风了。

其实，这几天来，他最担心的还是东峰界那边狩猎的事情。就在爆竹节即将来临的七天前，根据活动策案的安排，他指派长子李天亮、侄子李天晨带队，到东峰界猎取大典祭祀用的野生“三牢”。以前，两年一度的爆竹节，祭祀一般只用小牢一只羊或者中牢一头猪，每五年用中牢一头

猪或者大牢一头牛，十年就用一次三牢，羊猪牛全上，一般都是饲养的。因为今年的四月十八不同凡响，是五十年一遇，众人商来议去，决定用野生三牢，祭品更加洁净和珍贵，也更能体现后人的崇敬之情和感恩之心。但是好几天过去了，都没有传来什么好的消息。李庆吉一直提心吊胆：是不是老天不作美，不让野生牛猪羊落入陷阱？不过现在好了，昨天夜间得到消息，围猎成功后，除了李天亮父子三人仍然留在东峰界宰生外，侄子李天晨带着其他人员已经全部回来了，亲口告诉他：三个野生的家伙全部活蹦乱跳地落入陷阱，只等四月十八天一亮，东峰界上就可以响炮宰生了！

这一天，李庆吉起得很早。其实，他一个晚上也没怎么睡着。大喜来临，诸事芜杂，虽然年过耳顺，这过头的兴奋和紧张还是有的。比如，野生三牲已经到手，这可是李氏数百年来头一回，就是以前的百年大诞也没有弄到野生三牢，不兴奋才怪呢。几天以来，各路宾客已陆续抵达，他都要一一以礼迎之，生怕有所疏漏，唯恐怠慢客人，影响李氏近百年在业界的良好声誉。眼看节会就要到了，三日的重大活动安排虽然早已烂熟于胸，像第一天的祭祀大典、鸣锣开市和晚上的篝火盛会，第二天的花鼓滩戏表演和晚上的郊林山歌会，第三天的猎神刀会和晚上的家族夜宴，还有那伴着响炮鸣锣开市就一起而来的龙狮闹市等等，都反反复复在他的头脑里预演了千百遍，但总害怕有所纰漏，一躺到床上就不由自主地琢磨起每个活动的程式、内容和具体细节来。特别是篝火盛会上的竞爆比赛和炮火表演，他半年前就吩咐长子李天亮开始筹备，想将数十年来李氏最精华的绝密配方都拿出来，为远道而来的四方宾朋送上一场空前绝后的视听盛宴。而这项技术绝密、配制严格、编排复杂的工程，上个月已进行了现场验试，虽然效果不错，但他对安全还是心存疑虑。俗话说得好，爆竹是个纸包火，塌场就要闯大祸。因此，他老是想着一出什么差池，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而且有损家族声誉，甚至会影响到瑶池李氏爆业的未来，因此格外谨慎，一直考虑着事前如何防患于未然。

李庆吉神清气爽地推开窗户，但见四月十八的天眼也开得很早，碧空如洗，晨光似练，山屏叠翠，南川绕绿。他的心情大好，洗漱完毕，穿戴整齐，于是策马前往馆驿，察看来宾入住事宜，准备陪贵客们就早茶，这是作为东道主答谢客人的最好办法，表达主人热情好客的最佳时机，当然也是最高礼仪——执早茶礼。

李庆吉出得门来，正欲上马，忽然想到什么，又匆匆折身回屋，穿过厅堂往后院走去。

李氏府第是典型的江南乡绅院落，坐东朝西地散落在南竹山下、南川河畔。远远地看去，青瓦屋面在初夏的晨光中清新而宁静。这种随着人口增长、经过百余年不断扩建的砖木房屋，层层叠叠有些眼花缭乱，但仔细辨别，却发现院中有院、房中有房、庭院错落、巷道回环，结构布局气势恢宏，给人一种多而不乱、大而不杂的感觉，而园林布置也透露出一种接天连地、依山傍水、简约朴素的乡野思维。大屋内七八间厅屋、十多条长廊短廊将十余栋楼屋、一百多间民房连成一体，各自厅屋中简单厚实的格栅门窗、古老陈旧的天井照壁、随意点缀的山石花木，都彰显出一

种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味道。

李庆吉穿过三条走廊，又拐进一条巷道，来到一个题名“仙缘居”的偏僻小院门口停下来，叩了叩大门上的铁环，见无人应，推推门，原来门没有关，于是就走了进去。但见一个白发银须、一袭黑白道袍的老者正在院子中间的小亭子里打坐，双目紧闭，嘴唇微张，左掌竖直胸前，右腕揽着拂尘，一副仙风道骨、气定神闲的样子。

李庆吉连忙上前揖道：“愚侄参见三叔大人，特向三叔叩请早安。”

“无量天尊！元德贤侄免礼。”道人没有睁开眼睛，问道，“贤侄清晨造访，不知所为何事？”

“别无他扰，就是禀报一声，大典诸事已备。巳时三刻，烦请三叔仙驾，领祭宗族。三叔大人不辞劳顿，从云游中赶回瑶池参加畋公三百五十大诞祭典，愚侄感激不尽。”

“无量天尊！”道人睁开了眼，说道，“药因虽然出家修道，但还是李丰诀，还是李氏子孙，祭祖奠宗，天经地义，有何劳顿？大事在即，贤侄事务繁忙，贫道这里就不用过多费心了！”

李庆吉又揖道：“适才惊扰三叔大人仙驾，祈望海涵。愚侄告退！”一转身就出了门，轻轻关上，原路返回，又重新出了门，上马飞驰去了。

一踏进瑶池驿馆，李庆吉发现这里早已人满为患。馆吏邱驰杰见了李庆吉，马上迎了过来：“拜见乡司大人。”

“骏才兄不必多礼，客人下榻几何？”

馆吏道：“报告大人，驿馆四十八间上房已经只剩下三间，六十四间中房入住四十九间，七十二间下房入住五十五间。”

“这么多！”李庆吉道，“都是祭祖帖邀约的客人吗？”

“报告大人，邀约帖册上的客人还不到一半，很多可能今日上午到达，比如醴陵、萍乡等附近县邑和上栗、麻石、枫林、官坊等邻近集镇的客人。而几日来入住者多是外地陌生客商，他们自称是爆竹商主，特来恭贺始祖三百五十岁辰。”

“咄咄怪事！”李庆吉迷惑道，“我们的行当皆已相对成熟，外地客商也大都熟识，怎么突然间冒出这么多陌生人呢？”

“在下起先按照大人吩咐，要求只有收到祭祖帖的客商才能入住，可他们愿出重金，一再要求入住，在下当时思虑，反正客房有余，而且邀约帖册的客人都是免费，预留了一部分后，不如……”

“好了，来者都是客！收了房钱，退回去又太麻烦，也显得不地道，就仿佛只有我们瑶池有钱似的。你想个变相的办法，把多收的钱转个身还回去！”李庆吉打断邱驰杰的解释，说，“骏才兄，麻烦你带我去总账台，让老夫看看他们是些何方神圣。”

“李大人请！”

两人来到总账台，邱驰杰拿出入住簿册双手递给李庆吉。李庆吉翻开簿册，一一查看起来，尤其是下面这些他从来都不曾认识：

天字一号上房金陵爆竹行江和芳，天字三号上房洛阳爆竹行刘天龙，天字七号上房广州爆竹行何伟均；地字二号上房汴梁爆竹行李世齐，地字四号上房朗州爆竹行姚华德，甲字五号中房成都爆竹商行顾鼎，乙字六号中房杭州爆竹商铺钱大登……

看了一阵，略微数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不知名商主，这真的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如果有八九上十个外地陌生客商，也都还在正常范围。三十多个，就不能不让人惊讶了。更奇怪的是，这些陌生客商都出手阔绰，绝大多数住的都是上房，中房不多，下房基本没有，金陵爆竹行江和芳，为住天字一号上房，居然出了五两银子，这差不多是房价二百八十八钱的二十倍！而大楚国里严禁民间使用银子，都得用“大楚通宝”这种铅锡钱。楚国官方称这“大楚通宝”为“金”，像天字一号房的房价应该为二百八十八金铅锡钱，但民间为了省事，一般不叫“金”，直接用多少“钱”来作为货币计量单位。外国客商都知道这个利害，卖了货物尽收一些铅锡钱，带回过去又用不了，只得又进一些货物回去，几乎就成了以物换物，迫不得已需要进货，才肯拿点银子出来。因此，即使国外商民可以使用白银，但大都限于大宗买卖的交易，住个乡野头房，怎么如此一掷千金！！这样的客商，哪里像个做买卖的，简直就是个达官显贵！他放下簿册，满脸狐疑地走进了餐屋。

正是早茶时间。餐屋已经座无虚席。李庆吉拱手道：“在下东道李庆吉，拙字元德，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在下不才，特为大家执早茶礼，招待不周，敬请海涵！”

一些熟识的人站起来回礼：“乡司大人多礼了，承蒙盛情款待！”

李庆吉一一招呼应承，然后走向不熟悉的客人席间，寒暄起来：“李庆吉幸会诸位，敢请各位贵客尊姓大名！”接着，他就听到这些衣着各异、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客商，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地自报着家门，听起来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在下朗州爆竹行执事姚华德，幸会幸会！”

“在下金陵爆竹行江和芳，幸会乡司大人，请多与方便！”

“在下洛阳爆竹行掌柜刘天龙，幸会幸会！”

“在下成都爆竹商行顾鼎，初来乍到，多多关照！”

“在下汴梁爆竹行商主李世齐，幸会瑶池家门执事，到时候一定登门拜望！”

“在下广州爆竹行商主何伟均，幸会幸会，李公客气！”

“在下杭州爆竹商铺钱大登，幸会李公，三生有幸！”

“在下洪州爆竹行商户许永凡，幸会幸会！”

……

李庆吉草草用过早茶，带着一肚子的疑虑走出馆驿。特别是那个一掷千金、自称金陵爆竹行的江和芳，尖嘴猴腮，稀疏鼠须，长个朝天的酒糟鼻，特别是那双小眼睛，骨碌碌直转个不停，

不时放出寒碜碜的光，李庆吉一触到那射过来的眼神，心生一阵胆寒。他的话语也特别让人难忘，一个做生意的，客套起什么“幸会乡司大人，请多与方便”，满口打着官腔，听起来特别刺耳。他一路策马疾驰，来到南川河边的时候，但见大瑶集市已经人潮涌动，很多商铺正开着铺门，一簇簇爆竹已经堆到了大街上，等待爆竹节鸣锣剪彩，开市贸易。李庆吉急忙勒紧缰绳，翻身跃下，牵马步行。一些熟悉的商铺主人热情地跟他道早安，他一路上回礼不迭，可脑海里仍然回旋着那些陌生商客的身影。

二、政事堂议事，郎舅各执一词

瑶池李氏爆竹自李畋先师发明以来，经历数百年的传承发展，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手工制作产业，特别是纸筒代替了竹筒之后，这个产业就日益兴隆了。可是，爆竹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品，只是作为各类节日、盛会和红白喜事的礼俗用品，加上当下诸侯林立，战乱时起，关隘阻隔，通贸不便，各地的销量毕竟有限。而且，常来常往的客商也都基本熟识，怎会突然冒出这么多新的面孔？不仅大汉朝京师汴梁的商主来了，南汉、西蜀、吴越、南唐、荆南等南方各国大都会的商会掌柜也都来了，这在以往是绝对没有的事。凭着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大对劲，总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得及早加强防范，千万别在祭祀大典上出些差错。”李庆吉想着，匆匆赶往乡衙政事堂。

“乡书手，昨日要你知会乡衙执事和各里正，今日政事堂早些点卯，是否知会到位？”

“报告乡司大人，都知会到位了。”

正说着，不一会儿，门外人喧马嘶，一大群人急冲冲地来到政事堂。

点过卯后，李庆吉说道：“诸位执事，今天是瑶池五十年一遇之盛会，务请各司其职，恪尽职守，莫出差池。”

大家异口同声：“请乡司大人放心，我等一定尽心尽力，确保万无一失。”

“敢请诸位费心。”李庆吉顿了顿，又说道，“今日清晨，我去驿馆察看，发现一大批陌生商客，感觉很是蹊跷。大家说说，这里面，是否藏着什么玄机？”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大人，这是我们瑶池爆竹闻名遐迩，他们慕名而来。”

“依在下之见，这是畋公三百五十大诞影响空前，很多业外人士也想见识一下这五十年一遇之盛会。”

“祭祖办节，多来些客热闹热闹，这是好事。”

“是否爆竹礼俗业已大兴，爆竹产品受人青睐，我们瑶池爆业迎来了发展良机？”

“应该是正常商贸往来，没什么特别之处。”

.....

李庆吉认真听着，默默思考着大家发言，眉头紧锁。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一个武勇打扮、默不作声的壮年人身上。

“启明贤侄，你怎么一言不发呢？”

“伯父大人，小侄觉得没那么简单，但一时又理不出头绪，弄不明缘由。”

“李都头有些过虑了吧。”

“是呀，我们瑶池一直都稳定安宁，绝不会有出意外。”

“慕容里正，赵执事，你们别打岔，让启明说下去。”

李庆吉四弟李庆意是行伍出身，心直口快，见壮年男子吞吞吐吐，有些按捺不住：“启明贤侄，你别拐弯抹角、卖关子了，有什么想法就直截了当快点说出来吧。”

这个年富力强的壮年男子叫李天晨，启明是他的字，是李庆吉二弟李庆祥的独子，在李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三，现在身居瑶池武勇执事要职，负责方圆百里的安防重任。昨天从东峰界围猎一回来，立即投入安防事务。他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扫视着众人，然后离开座位开始在议事堂内踱起方步来：“好吧，我谈谈自己一点浅见。各位大人，你们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是简单商贸来往，也该懂得业内规矩，新入行的客商需要投帖拜会总执事，或者到管事房递交求货申请文牒，还要到衙门和进出关隘办理准运关文。可这些人，既未到府上拜会，又未提交供货文牒，也很可能没有去通关，全然一窍不通，根本就是些外行。在下断定，他们绝对不是冲着爆竹生意来的，也不会购买多少爆竹。”

李庆吉道：“有些道理。只是新入行者，也可以办理临时出货文牒，凭这文书同样可以通关，只是税征多一倍而已。而且，刚才慕容里正之言不无道理，陌生人也很可能是业外人士来凑热闹呢。”

李天晨道：“伯父大人，小侄认为，一个两个客商没有出货文牒还可以理解，三四十位都得临时补办，难道还很正常吗？还有，就算凑热闹，也不会来这么多吧？刚才有同仁说，这是叟公闻名遐迩，三百五十诞辰影响空前，很多业外人士也想见识一下这场空前盛会；还有人认为，可能是爆竹礼俗业已大兴，爆竹产品受人青睐，我们瑶池爆业迎来了发展良机，等等。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深究下去就站不住脚了。”

“启明，说下去！”

“当前，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南方诸侯各霸一方，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大家想想，乱世之中，人人自危，能够不受饿挨冻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已经谢天谢地了，还有几个人有心思放爆竹？而且，如此之多的陌生人齐聚瑶池，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因此，这绝对不是爆竹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也绝对不是因为叟公闻名遐迩和瑶池爆竹冠绝天下，而招致如此之多的商客，但究竟为何，我一时又想不明白。我有一种预感，他们的行动有点像是受各国朝廷差遣。”李天晨言语练达，

条理清晰，冷静透彻的分析中看得出他是一个遇事沉稳、处事老道的好手。

“各国朝廷差遣？太危言耸听了吧。”众人惊愕不已，也有的不屑一顾。

李天晨继续说道：“在下看来，他们有点像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参加盛会、采购爆竹这个明修的栈道，只是欲盖弥彰之借口。可这要暗度的陈仓是什么呢，在下也没想明白。诸公都想想看，这陈仓到底藏在何处。”

“岳父大人，小婿也说几句。”一个长相俊朗、风度翩翩的书生站了起来，文质彬彬、侃侃而谈，“各位同仁，启明的分析鞭辟入里，精彩透彻，但依晚生之见不一定符合事实。大乱之中有小安，这是有目共睹之事实，比如我们马楚政权就传承四主，保持了五十余年的安定；我们浏阳我们瑶池近百年来就很少经历战火，人烟兴旺，商贸阜盛，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祥和与富足，晚生相信这样的地方还很多。那么，爆竹的需求虽不十分旺盛，但增长的势头不会减弱。再加上乱世之中人心思稳，对安定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国家统一的期盼成为所有黎民百姓的共同愿望，而燃放爆竹成为大家表达这一愿望的最好方式。所以，晚生认为，这只不过是商业行为，没必要大惊小怪。”

“西门师兄之言大道皇皇，气势泱泱，只是文采有余而理脉不足。”李天晨掉过头来，一把拥住公子的肩膀，“师兄是读书人，如今又总掌文事教化，应该懂得民生之基本要义。先生想想，这些商贩，能将这么多爆竹顺利地运出去吗？到处都是关卡，到处都是军营，到处都在打仗。先生给我算算，一马车爆竹运到洛阳，要经过几个国家要过多少道关卡，如果每国通关都按照我们楚国的税制十五税一来征收，不包括路途中被军队抽头，被官吏敲诈，被响马打劫，除去那些需要打点的钱来，还能赚多少钱？”

“我一个礼教执事，又不是税征执事，不会算账，你问觉禅兄吧。”

“在下算出来了。经过南唐或者荆平国，进入大汉后关隘还有五六个，如果按照每车二十万响计，成本是一万钱，需要交税五千多钱，车旅盘缠来往一趟按一个月计，大概在四千钱左右。如果在洛阳的出售价格比进价翻一倍，那么一车爆竹可以赚一千钱。”一个年近五旬、头发斑白的精瘦男子答道。

“一千钱！觉禅兄真是铁算盘！季玉兄听见没有？也就是说，只要这位商主被任何一个官吏强盗军队弄一下，就基本上赚不到钱，再弄一下就亏本了。这些商人都是傻子吗？”

“哼！这只是你的个人揣度！”这个书生名叫西门璞，字季玉，是李庆吉女儿李天香的夫婿。他一挥纸扇，甩开李天晨搭在肩上的手，说道，“越是风险大就越有利润，这个道理三舅爷不懂吗？你想想，正是没有人敢远道贩货，所以很多大都会爆竹奇缺无比，物以稀为贵，价格高得出奇！昨天晚生遇到一位岳州客商，诸公猜猜，在那里，一百响炮仗卖多少钱？”

“多少？”

“四十钱！”